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九十六回 徐天化憤氣罵昏君 周選侍草詔釋罪犯

話說一眾官員出了午門，見濟公仍然變做一個窮和尚，鑽到人眾之中，忽然不見，莫不驚訝太息。大眾隨即坐轎的坐轎，上馬的上馬，各自回轉府第。寇楨自然就去拷問蘇同，暫且按下不提。單言慈寧宮這次宴會，內中惱了一位國舅，此人姓徐名天化，就是太后的嫡親兄弟，現為兵馬都招討職。所生三子，長子名森，次子名鑫，弓馬熟諳，均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皆受殿前指揮之職。三子名焱，他與弟兄不同，看見兩個哥哥談到武藝，他就把兩個指頭將耳朵塞起，所以到得二三十多歲，真個手無縛雞之力。但有一件奇處，其人詭計多端，就是他的親爺，都有些怕他，現今官居通政司參議。這日宮中宴會，早有人傳報了徐天化。徐天化見得不曾召他赴宴，就氣得暴跳如雷，喚過徐森、徐鑫說道：「現今這個昏君，很看不起我娘舅來。今日國大病好了，大眾宴會，他連信也沒給我一個。老夫實在氣悶不過，我兒趕緊叫人備馬，你們就隨我闖進宮去，作為看國太的病，單看這個昏君，拿什麼言辭對我。」徐森、徐鑫也分分嘔氣，當時就喚家人備馬，父子三個，更了衣服，才要起身，但見徐焱急忙忙的奔來，開口道：「請問父親同二位哥哥，意將何往？」天化道：「我兒來得正好，正要同你斟酌。」但見徐天化咬著牙齒，氣衝衝的，就把慈寧宮宴會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徐焱聽畢，冷笑了一聲說道：「人言少年人以血氣用事，不料我的爺偌大的年紀，怎麼也是這樣？這宴會不宴會，有多大了得？好歹兵馬的權，皆在我們手裡；難得他做出這種彰明較著看不起外家的事來，那時借此在國太前作個說頭，還好做出些驚天動地的大事，豈不甚好！此番你們三人就是趕進宮去，難道他皇帝還是向你陪禮不成？我看你老人家這個樣子，好像打退堂鼓了，倒越過越糊塗了。」徐天化被徐焱收拾得頓口無言，反說道：「我兒言之有理。」徐森、徐鑫也就把一團高興，如同遇到一盆冷水從頭上澆到腳下一般。各皆說些閒話，又關會家人不必備馬，暫且按下不提。

且言寇楨赴宴後，出了午門，回了刑部衙門，問道：「適才有四名侍衛，押到宮監一名，發來本衙門審問，此時可曾押到？」家人道：「已押到了。」寇公就分付伺候坐堂。不上一刻，司案、司刑各官暨書吏差役均已齊到，寇公便坐了大堂，各官參堂已畢，但見值日差官，帶了四名護勇，將蘇同押到堂下。蘇同忙走一步，跪下說道：「罪人蘇同，叩見刑部大人，願大人明鏡高懸，分辨皂白。」說著，又磕了一個頭。寇公道：「你做散職太監，做了幾日的？」蘇同聽說，就裝著要哭的聲腔說道：「稟大人，也是冤枉，被這濟公和尚害的。咱家同張祿好好兒當總管，就因那日在慈寧宮，濟公和尚拍手狂笑，咱同張祿就奏他驚駕，他由此記著咱們的仇。次日他在萬歲爺前說咱兩個誤了參粥的差使，所以降了散職太監。要問咱倆個兒當散職，也不過只當了大半日子。」寇公聽畢，暗想道：怪到濟公說他的黃綾被受了刀傷，大約他記你們的仇，你們也就記了他的仇了。但是這把刀，必定要送到太子青宮裡面，不解是何用意。想罷，又問道：「蘇同，你不過當了半日散職太監，怎麼就把腰牌落掉的呢？你曉得這面腰牌，是落在何處的嗎？是什麼時候落掉的嗎？」蘇同道：「時候記不甚清，也不知道落在什麼地方，到是夜分才曉得的。當時便同張祿言明，張祿他勸我重請一面便了，所以也不曾尋找。」寇公又問道：「張祿他既同你一齊降了散職，還是在一個頭目下聽差，還是在兩個頭目下聽差？」蘇同道：「張祿在灑掃王頭目下聽差，咱們在柴炭錢頭目下聽差。」寇公又問道：「柴炭廠同灑掃廠相離多遠呢？」蘇同道：「大約有半里多路。」

寇公聽到此處，把公堂一拍，罵聲：「狗奴！你從實招了罷！你的案情，已統統破露了。你同張祿既相離半里多路，怎麼你到夜分覺得失落腰牌，還同張祿說呢？顯係你們二人夜間在外邊辦的好事。你快把怎樣到御膳間拿刀，怎樣送到青宮，還是一個人做的事？還是同張祿合做的事，存心要刺殺何人？從速招來！若有半字虛浮，本部堂定即著人抬過大刑，就要你的狗命！」蘇同聽畢，心裡一想，暗道：這位寇大人堂斷，是很利害呢！對他說話，到要存些神呢。又跪上半步說道：「這因還有下情，總因張祿是同咱們在一起當總管過慣了的，這日晚間，他把差使忙畢，就到咱們這裡來閒談。到得時候遲了，他便宿在咱們這裡，所以咱們睡覺的時候，查點腰牌沒有，就對他講了的。」寇公聽畢，哈哈一笑：「你這狗奴，你也太欺人了，難道你們宮監的規矩，本部堂不明白嗎？還有個灑掃廠裡的太監，寄宿在柴炭廠裡的道理呢？晚間頭目難道不點名嗎？」寇公說畢，吩咐抬大刑過來。只見司刑的官走上堂來，請了刑簽，便帶了兩名差役，走到旁邊，取過一副頭號夾棍，兩人就把蘇同按倒，脫去足靴，上了夾棍，兩旁把皮條一紮，蘇同大叫一聲，登時暈去。行刑的忙取了涼水，向面門噴去，但覺悠悠的又甦醒過來，嘴裡直喊道：「冤枉！」寇公大怒，吩咐加緊。如是者三次，蘇同還是不招，寇公只得權且退堂，吩咐把蘇同押下不提。

且說張祿自從蘇同拿問之後，心裡又愁又怕，暗說道：非把蘇同設法救回，自己才得沒事。左思右想，實在無法，忽然的想了一條門路，說道：張祿你怎麼突然癡了，好好的門路，你不去想法，更待何時？心裡想著，拿著一個拂塵，在外宮拭除寶座上的灰塵。恰巧周選侍從旁邊經過，張祿連忙迎去，叫聲：「周姐兒，請停貴步兒些，咱家還有一事求姐兒作個道理呢！」周選侍作色道：「張哥兒，你不必說了，咱們這兩日不大順遂，昨天因這禿驢的傳旨，老大碰了一個釘子。咱從此不管人家的事，是不問的了。」張祿聽說，就裝著垂淚道：「咱的姐兒，這件事非同小可，眼見得一個蘇家同伙兒的，就冤枉得沒有命兒了。常言道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這件事，總要望咱的姐兒著一著力呢。」周選侍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難道還是為蘇同那事嗎？現今是怎樣說法了？」張祿道：「昨日聽說刑部寇大人，現已上了他三夾棍，但是還不曾招供呢。咱的周姐兒，倘蒙開恩，看同伙的面情，代他設法，就請早點兒罷。」說畢，故意的用手就去擦眼淚。周選侍見這情形，只得說了句：「我知道了，碰他的造化罷。」說著，便轉身進了內宮。

剛剛太后傳張祿說話，嘴裡喊差了，喊了個蘇同。周選侍趁便道：「國太不必喊蘇同了，此時蘇同不曉得是死是活呢。」太后一聽，忙問道：「到底青宮這把刀，同蘇同可有點影子？」周選侍道：「有甚影子，不過這和尚頭一次進宮，拍手大笑的，蘇同、張祿奏他驚駕，他便記了這點仇，無非有心作害罷了。況且這個蘇同，在宮中走了多年，要算極乖巧的。他同青宮太子，又是河水不沒井水，他要行刺太子幹啥事呢？」太后道：「既這樣說法，你到萬歲前傳我的懿旨，叫他放了蘇同。」周選侍忙說道：「太后這樣辦法，但怕萬歲爺不見得遵命。要把別個皇兒奉到母親懿旨，自然不敢違旨；但是這位萬歲爺，他有他的一定見識，莫說關合著內宮行刺的大事，就是些須小事，他遵過幾回命的？」太后聽得周選侍這番言詞，不覺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千不怪，萬不怪，是我當日差了一著了。」周選侍遂接口道：「國大的話不舛，就是今日五賢王進宮朝見，覺得那種平心氣和的樣子，較萬歲爺大不相同呢。」太后聽畢，又歎了一口氣，復問道：「萬歲爺既不聽我的話，難道這蘇同就聽他冤枉不成？」周選侍道：「奴婢倒有一個主意，就請國大下一道懿旨，直到刑部寇楨，著他無論有供無供，即將蘇同釋放。這樣辦法，覺得靈便得多呢。到得萬歲爺曉得，蘇同已經放回，就不怕還有變動了。」太后道：「這樣說法，你就代我草一道懿旨，就著張祿下到刑部。你就趕緊辦罷。」周選侍當時就退到自己下院，拿筆便做了一道懿旨，走至太后前用了玉寶。登時喚過張祿，如此如彼一說，太后又吩咐了幾句。此時張祿心裡好不自在，急忙忙拿著懿旨，直奔宮外。那知才到宮門，不覺大吃一驚，就不知所為何事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